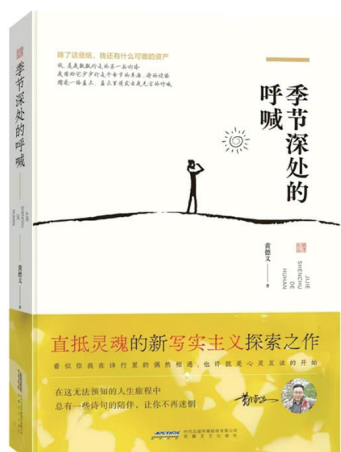




《季节深处的呼喊》 黄德义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这本诗集遴选了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二十年各个时期的代表诗作170余首,从早期的朦胧诗,到中期的各种探索性的现代诗,到现在的新实验现实主义或新写实主义写作,我的心灵始终以诗的形式,在与时代的精神默契中互动并进。

钟爱生态自然、凡心尘世,倾心庄禾草木、星辰云霓,将这些汇聚起来,其实也就呈现出天空下姿态各异的河流,有的清新如晨露,有的飘逸如云朵或秋风落叶,有的粗粝如岩石,有的狂放如奔突之江流,也有的深沉寂静如沙石之下的潜河,我想,这些定会在我的人生人文地图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并在岁月的深处散发耀眼的水光,积聚为我人生最丰裕的精神财富。

我在近作《一条渴望拥有姓名的河》写道:

我喜欢拜访那些陌生的河流,每一条/都来历不明,也都有神秘的归途/和我一样,没有人知道我来自何处/又向何方游走。纵使被一块巨石撞碎/我也会装作满不在乎//这世

故乡,异乡;村野,城市。城市,村野;异乡,故乡。貌似简单的循环,实是“再也回不去了”。在《在往事里走动的人》中,韩浩月以其朴素简静的文字与至诚至性的情感所传达出的却是,沉痛也好,伤怀也罢,皆非生活的主色调,而缱绻的乡思与盈心的乡愁,一方面昭示着我们“打工仔”的来路与归途,另一方面,恰又是我们梦想不灭、矢志前行的动力之源,犹若作家所言,“那些在往事里走动的人,拥有我的一部分陪伴着他们;而现实中的我,也同样带着他们的一部分在生活”。

全书分为两辑:《旋转的陀螺》《遥远的风筝》。作家以“人与事”为核心,巧妙通过“陀螺”与“风筝”两个意象,为家乡那些已经离世或依然在世的至亲与故交潜心立传。在无声的文字中,在轻盈的纸页间,一股又一股无可遏制的情感汨汨涌溅,“往事”因为“故人”,早已有了具体的形状,有了鲜明的色彩,有了繁复的滋味,更有了无尽的能量——“那是一种被积蓄、被沉淀的能量,随时在寻找出口,一旦被它吸引,就会让人坠入其中”。

权以首篇《父亲看油菜花去了》为例。作家以一种近乎絮语的方式,将父亲短暂而坎坷的一生徐徐展开,却又在细节处见微知著,展现出人性

上,没有什么比河的意志/更坚定持久,纵使千转百折/也要找到自己的出口……

当我抬起头来/我希望有人透过浪花认出我/并给我一个温暖的名字让我有名有姓、大模大样的/从人世间淌过

是的,每一条河流纵使千转百折,都能找到自己自然的出口。细想自己三十多年的诗歌创作之路,其实也如同一条变化不断、曲折向前的河流。

我早期晦涩的朦胧诗、中期诸多探索性的现代诗,近期的山水诗歌,都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新实验特征,暗合新写实主义的艺术倾向,只是由早期纯自然格物的诗意意象到由内而外的抒情意象,再到天人合一的“生命情志”表达,形成了我诗歌创作的总体走向,即是由单纯的对物的诗意追索到心的诗意咏唱,再自然发展到心与自然的契合,通过诸如象征、通感、移情和隐喻等一系列现代修辞手法,实现从物象、语象、意象的诗意表达。

我一直以为,诗情,是指诗歌通过抒发内心的情感,并在内蕴、旨意上朝着形而上的指向,以达到东方美学的通融。

在我早期的“格物之调”一辑中,一些精致盆景般的抒情小品,也体现了不依赖“抒情主人公”的情绪牵引,不依赖经验与情境的具体性,具有让诗境与诗语魅力自呈的特点。譬如《空壶》《树杈上下》以及获得省级诗奖的《洞居》等等,特别是《围绕着鱼》:

故人作引,乡愁为调

——读韩浩月散文集《在往事里走动的人》

刘敬

的复杂与人生的无奈。父亲的形象在文中是模糊而清晰的矛盾统一体,这种模糊不仅是对时间的遗忘,更是对那段痛苦记忆的回避。父亲的离世,仿佛在作者的生命中撕开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童年的记忆也因此变得支离破碎,但那唯一清晰的临终前喂橘子的画面,却如命运的锚点,将父子之间的情感牢牢定格。这种记忆的错位与坚守,不仅是对父亲的深情缅怀,更是对亲情的深刻体悟——即使记忆的碎片被时间冲刷涤荡得不堪,但爱的内核却从未改变,它超越了生死,成为作者生命中永恒的力量。尤为可贵的是,作家并未将父亲“神化”,而是以平实又真挚的笔触,“素描”了一个有血有肉、立体丰满的父亲形象——他很柔弱,却也暴躁;穷困的年代,他带领兄弟们盖房子、偷豆子、平息家庭矛盾、化解邻里纷争,彰显了一个普通农村男人的善

我没说什么,围绕着鱼/抽着烟,我没说什么//鱼在水中。水在红色的盆里/太阳在窗外,余光在水里/我在室内抚摸盆中的太阳/辗转反侧如一盆水中的鱼

围绕着鱼,我没说什么/抽着烟,我绕鱼而过?

诗的旨趣是经验的共鸣和诗意体验,这是自洽自足的诗歌文本本身的美学张力。《围绕着鱼》有自身的完整性和象征性:太阳、盆子、水、鱼和我,它们在汉语语境中都是“旧意象”,我利用“旧意象”的互文性,在新的语境、结构中变成了翻转主题的因素,而这“室内”的“我”与“水中”的“鱼”的两组对应矛盾体,在“纠结与疏导”的翻转中获得了现代意味。在本诗中,隐形说话主体经由焦虑的“困绕”到值得玩味的“绕鱼而过”,道出了面对无数现实生活中纠缠不清的矛盾、困境与焦虑,无解或忽略其实就是生活无奈的本相。

对诗歌视角的选择我有着特别的爱好和关注,正如布罗斯基所谓的“绝对的视角”,其实仍然是写作者的视角;作为新写实主义的我,是否可以把它同时也理解为现实的视角,一种双向互视的视角呢?从写作者心灵的视角、到物象的视角,再到由物向心的观察、互动视角,从而实现彼此的双向选择,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之崇高境界。

比如《秋天的滴水》《遇见陌生的清晨》《从草的根部出发》和《除了我身后的时间》等等,特别是《叶子就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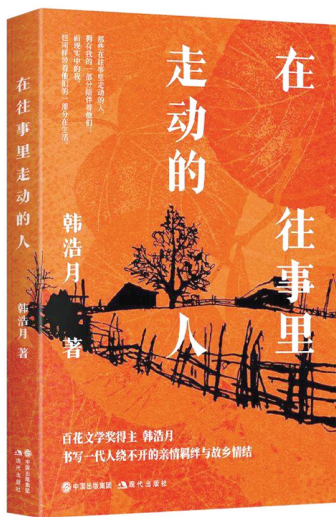
在秋天的高处》:

是谁站在这季节的边缘?一树/秋天的光芒,荣耀的叶子又是为了谁?一望无际啊,这秋天腹部风响的叶子……//叶子抚摸季节,我抚摸你,风吹过/尘土和光荣都会回到自己的位置/你也将回来,就像树叶曾经在远处/现在回到大地的怀里

在《叶子就站在秋天的高处》一诗中,诗歌将焦虑情绪与移动的视觉、记忆和客观对应物关联起来,这一“组合”来自观看经验的词语化,它可能涉及假定、意念与想象之门的开启,但最终指向了对存在的探寻。此以词语定格那些实存的意象,但是又被词语反向塑造,“虚无只是被再生事物挤出去的修辞学”,而焦虑像秋天的叶子在秋风中的飘摆不定,直至从高处坠落,“犹如世界也处于焦虑本身,正与你同行”,在这一一意象自然切换中,一片叶子还原了人的一生。

关于节奏,美国著名理论家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里说得很清楚:“押韵在审美上远为重要的是它的节奏的功能。”中国宋词和元曲中的长短句参差对称形成节奏美、韵律美。新写实主义诗歌另一个常态还是一种“唱”的节奏。

诗集《季节深处的呼喊》既是对季节轮回的诗意勘测,更是对时代精神的深度听诊。这本诗集,我也将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敬献给我英年早逝的母亲,是她赐给我一双珍爱世界的眼睛和真情向善向美、渴欲追寻诗意自然的生命。



《在往事里走动的人》 韩浩月著
现代出版社出版

岁月封存的温情与欢乐。然而,现实很骨感:聚会的冷场、借钱的尴尬、老友的缺席……它们,犹如一面面镜子,映照出故乡在时间侵蚀下的变迁与疏离。故乡的规则与价值观,恰似一条条无形的绳索,将游子紧紧束缚。他们大多关心你“混得好不好”,而对你“活得累不累”毫不在意。在亲情与礼节的重压之下,疲惫、无奈与尴尬是显而易见的。